

昆明旧照

■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 龙东林

著文 王继锋

一座古城的（上）

图像记录



ISBN 7-222-03847-7



9 787222 038479 >

ISBN 7-222-03847-7

定价：29.50 元

昆明旧照

一座古城的（上） 图像记录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 龙东赫

著文 王继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座古城的图像记录. (上): 昆明旧照 / 龙东林主编;
王继锋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222-03847-7

I. ①龙... ②王... III. 昆明-地方史-
史料-图集 IV. K297.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123 号

主 编: 龙东林
副 主 编: 黄君坦
著 文: 王继锋
图片甄别: 苏国友 唐云笙 王继锋
资料提供: 昆明市社科院

策 划: 赵丁丁
责任编辑: 马 洁 项万和
装帧设计: 王玉辉 张力山

一座古城的图像记录(上)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7号)
云南人民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邮编 650034
云南印刷厂印刷 印装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7千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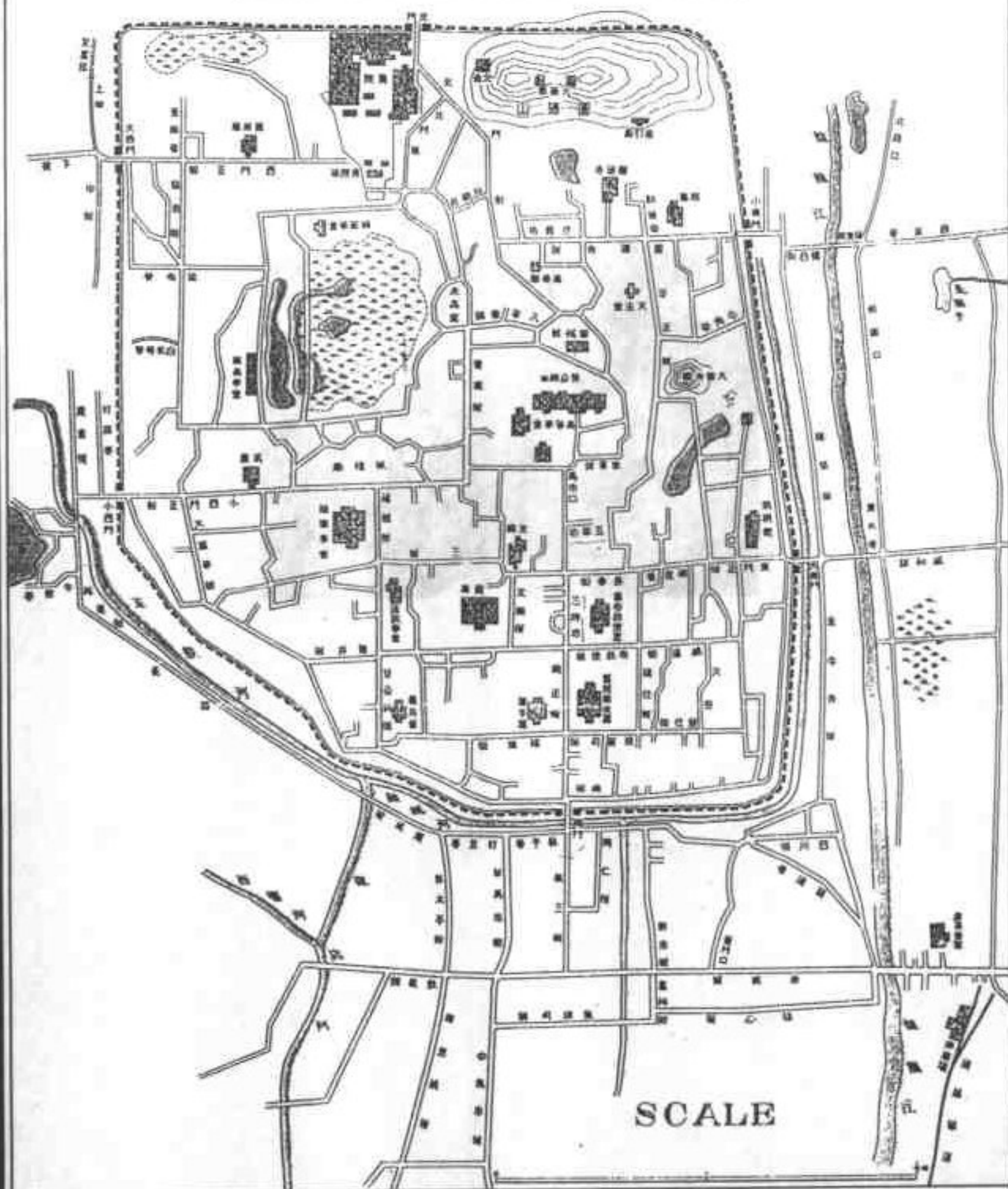
ISBN 7-222-03847-7 定价: 29.50元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



清末民初时的昆明(云南府)街道图

雲南省城略圖



1928年以前的昆明城市地圖

序	[2]
我家昆明	[12]
城	[14]
城楼	[22]
四牌坊	[30]
街	[40]
人家	[68]
市井	[98]
三百六十行	[122]
衙门与政府	[150]
消息	[164]
两种水	[172]
南来的风	[182]
水陆·陆路·航空	[206]
学堂	[252]
存在	[280]
纪念	[326]

序

昆明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与中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不同，昆明是一个有自己从远古至现代的自然历史和文化遗存的城市。古滇池地区气候宜人、生态完备、物产丰富，是现今人类学者较为认同的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历史学和文化学者们较为认同的世界稻作文化和古百越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3万年前，这里就已进入旧石器时期，约在7000年前后就进入了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从出土的文物看，当时已经有稻作文化的痕迹。距今3000年左右，滇池地区已发展出灿烂的青铜文化，稻作文化也已经成熟。这些历史源头性的文化特征与以河姆渡文化为正溯的地区有明显的差别。在那以后的3000多年的历史中，由于地理上与中原相隔高山深谷，昆明与中国中央王朝的关系时疏时密。而因澜沧江、怒江、红河等大河谷的相连相贯，昆明历史上与越、缅、老、印四国的交往绵绵不断，所以历来是中华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窗口，是东南亚中华文化圈的重要源头，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渠道和门户。在长期的吞吐吸纳过程中，昆明形成了自己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特征。近代以来，随着英、法对东南亚、南亚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以及后来日本对这一地区的侵略和对中国的进攻，使昆明长期成为东西方冲突的前沿。在国弱民疲的时代，昆明一方面成为革命者和爱国志士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族复兴的抗争之地。另一方面，又在东西

方文化冲突中，发挥自己兼收并蓄的传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精神，在近代东西文化冲突与融汇的过程中，渐渐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交流和贸易的商业中心和国际通道。城市旧有的历史遗迹也迅速消逝，传统文化色彩日愈淡化。

新中国成立后，昆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急剧加速，城市的面貌和基础条件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风民俗也早已不古。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昆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进入了史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急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城市扩张和更新的冲动，迅速增加的人口和现代化的城市设施湮没了数千年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沧桑。如今，旧时的古朴恬静早已不存。五百里滇池已失去昔日古人喟叹的浩渺烟波。河网交错，小桥流水，岸柳成荫，舟船绵延的水城风情也早已荡然。那兼容世界各大宗教和各民族原始信仰的寺观经院群落，虽然还保留了部分精华，但也失去了昔日在城市精神世界中的神圣地位。现代化的浪潮已湮没了旧时的边地小城，使今日一些怀旧的昆明人和寻迹而至的外来游客难免扼腕。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失去了历史的城市也就失去了自己现实的参照。用文字来记载历史在中国已有3000年之久。然而，墨写的文字历史中，谎言与真实是并存的。在史家以“春秋笔法”写成的典籍中，许多历史的真实有意无意地缺漏了，让后来者在解读时颇费猜测，这使习惯信奉实用主义的“眼见为实”的

中国人也莫可奈何，在“以史为镜”的观照中，难免看花了眼，看走了形，出错了神。于是人们常有“要是早有照相术就好了”的遗憾。

昆明是有幸的，因为还在照相术刚在欧洲流行之际，就有人驮着笨重的器材远涉重洋来到昆明，在昆明城的高墙与大街小巷之间、官衙与民居陋舍之中留下了历史的光影，在滇池的湖光山色与田园农庄之间映下了时代的影像。昆明人自己也不甘落后，早在1905年（一说在1901年）就在翠湖的水月轩开设了名为“二我轩”的照相馆，爱赶新潮的昆明人纷纷挤进相馆，把自己的形象留给历史。此后，在整个20世纪中，都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用各种镜头把昆明的发展变化、兴衰更替记录了下来，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丰富多采的历史影像。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发掘老照片的热潮，以至到了世纪末时，在电视和影像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新人类或新新人类已不能满足于对文字历史的解读，他们更倾向于解读图影中的历史信息。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的历史将由影像来记录。基于这样的意识，当我们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的暮色中成功合作了大型历史文献《昆明百年》之后，又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确定了编辑这套《昆明旧照》丛书的事宜。

丛书之一是《热血昆明》。我们从众多的昆明旧照中看到了被今人讽为“温吞水”的昆明人曾经有过

的豪迈刚烈之气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壮怀激烈之情。从中法战争失败、到邻国越南、缅甸亡国，昆明人头顶着被瓜分、被吞并的阴影跨入20世纪之门。当滇越铁路开通之时，看到亡国的安南人的脊梁被法国人当作上火车的脚踏时，昆明人看到了自己的危境。对大清皇帝的无能感到深入骨髓的无奈和痛楚。国弱民穷致强的现实，激发着昆明人变革图强、振兴自立、自强的精神。孙中山先生以他革命先行者的特有敏感，早早地意识到了昆明城里潜藏着的烈火，1907年他亲自到河内组织华侨武装试图从云南打响推翻满清统治的第一枪，并亲自策划了云南河口的起义。虽然孙先生的努力由于时机不当而失败，但昆明的革命党却因此而吸取了经验、严密了组织、提高了警惕，为后来的“重九”起义做好了准备。“重九”起义历来为史学家称道，这不仅在于它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烈、牺牲最多的革命，而且在于它是在清军攻克汉川，英美公使在革命党与清政府强硬派之间斡旋无效，武昌危在旦夕的情况下爆发的，对从根本上瓦解清廷强硬派的立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重九”起义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和较为广泛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进入20世纪的昆明，在外来资本强国的冲击和诱发下，传统的商业经济迅速向资本经济转型，新型的工商资本开始形成。为了和外国资本竞争，昆明微弱的民族资本不得不在产业起点和资本组织形式上创新。辛亥革命

前,昆明的民族资本选择了与内地和沿海民族资本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以能源和交通等基础产业为起点的地方民族资本。石龙坝电站,滇池的蒸汽轮船等,为其他产业资本的兴起奠下基础。在资本组织形式上为适应新兴产业巨大投资的需要,习惯于小本经营的昆明商人学会了股份制的筹资方式和管理形式。广泛而迅速的资本社会化进程带来了民主共和自由交易的理念,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革命前就已经在社会中弥漫,并深刻地影响着革命党人的思想。因此在辛亥起义的诸省之中,只有昆明起义的纲领赫然地提出“平均地权”的目标。正是“重九”起义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和惨烈的流血斗争,使革命后的昆明长久地激荡着除旧布新的亢奋和激情,而这也就是昆明人在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时怒目以视,拔剑而起,喝问谁敢的根本原因。护国运动的深远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再造共和”的公议,护国纪念日也成为民国时期法定的国家纪念日,成为旧日昆明最热闹的节日,曾经令来昆明的外国人感动不已。护国运动和后来有些争议的护法运动,把昆明人由中国政治的边缘推到前台,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也因此沸腾不已。朱德、叶剑英等都由此而走上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而在“五四”之后,另一批热血青年也追随他们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王德三、吴澄等早期云南地下党员的热血洒在春城的土地上,为人民解放事业育下火种。

1937年抗战初起，地处后方和高山峻岭的天然屏障之中的昆明再次地做出了系列的壮举。40多万滇中子弟奔赴抗日的前方。天高地远，日本人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却不安于后方的平静，硬是要建必然引来日军攻击的战略通道，要成为抗日后方的战略补给中心。历来缺乏传统文化浸润的城小民贫的边城，却敞开城门接纳中华文化的遗存，把保国脉视作自己当然的天职。昆明人热血贲张，要与中华共存亡的信念从未如此坚定。太平洋战争爆发，昆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要地，直接关系到远东战场的前途与命运。美国大兵来到昆明，目睹了战时昆明的坚毅与苦难，他们与昆明人民一道度过了那段决定人类命运的历史，也在昆明洒下了大洋彼岸的热血，与昆明结下了永远的不解之缘。他们摄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为热血的昆明留下了历史鉴证。

抗战的胜利，给昆明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新的黑暗。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多年坚持抗日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打击和对昆明民主力量的迫害接踵而来。蒋介石以内战手段独吞抗日果实的野心和反民主的独裁政治纲领，激起被称为民主堡垒的昆明人的反抗。与“重九”和护国起义不同的是，举起反内战、反独裁旗帜的是在昆明坚持了8年的中华文化的精英们。莘莘学子和白发教授的热血洒落在昆明的街头，激起更多的热血青年奋起抗争，前仆后继地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的行列，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新

中国的诞生而拼搏。

《我家昆明》是我们从民俗文化和生态文化的角度对昆明的审视。昆明是集山水园林和田园风光于一体的亚热带春城。其外在风貌已在陕西人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中尽述。而在古老的滇池中，距今5亿年前就有“昆明鱼”一类的脊椎动物生长。随着澄江古生物群化石的发现，生命科学的学者们已经把神秘的白垩纪物种大爆炸的中心定位在这里。昆明不仅气候得天独厚，且地形地理发育极佳，1000多平方公里的腹地平缓而丰腴，2700多平方公里的汇水圈均由石灰岩和红砂壤构成，产水蓄水的条件极好，金沙江、南盘江、元江三大水系切割入境。群山之水汇成20多条河的泾流流入昆明。全境物种繁多，是动植物和人类自古以来的最好家园。在过去的7000多年里，这里一直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在现有的文字记录中，昆明没有赤地千里和滔天洪水之类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因此居昆明一直是昆明人追求的一种福份。而居昆明自有昆明居的乐趣。直到清末民初，昆明基本上还是一座水城。城外群山环绕，森林茂密，猿啼鹿鸣。浩淼的滇池接纳着群山汇来的众河之水，碧波万顷，鱼鸥群集。湖畔水乡民风纯朴，乡民勤劳而节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逢十、逢五，城外的乡民早早起床，携上自家产的稻米，蔬菜和鸡鸭猪羊，鱼蟹虾蚌，麻织草编匆匆到几里或十几里外的昆明城来赶街。湖上风帆点点，渔舟与航船在风力和人

力的推动下，若行若停。更有以舟为家的船户，在湖上燃起缕缕炊烟，漂浮人生。四季皆春的气候和波澜不惊的滇池，造就了平和处世的昆明人和不争不斗的昆明文化。城内虽有森严恐怖的云贵总督和藩台、府台、道台、臬台等大小衙门和横行霸道的大小官僚悍吏，但更多的还是挑葱卖蒜，引车贩浆、游医货郎，纺纱织布、销柴售炭的小民和行商座贾的百姓。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自然地成为全城的主干道。三牌坊、四牌坊骑在主干道上，与城门外的忠爱坊和金马碧鸡坊遥相呼应，武庙、城隍庙、文庙由西自东地把大大小小的店铺联结起来，成为城里最繁华的地段。青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川流着城外的渔户、樵夫、猎人、村姑和城里叫卖花生、瓜子和臭豆腐的小贩。屠户们的肉案几十张联成一片，吆喝声砍价声嘈杂不已。对以街为市的城外入，城里人虽也对其影响市容和交通略有不满，但仍认为是人家天经地义的权利，不会去踢挑子掀筐子，反而站在街边与之闲聊。

在明代建成的龟形城圈之外，清朝的末代总督建成了以招商引资和繁荣地方经济为目的的商埠区。连接滇越铁路的火车总站，也连接着商埠区最繁华的街道广聚街(又称两广街。今称金碧路)，吞吐着安南转口来的各类工业品和异样的文化。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的商人在厚利的诱导下，纷纷在埠区安营扎寨，收购着来自安南和缅甸的象牙、虎骨宝石、玉器。而洋布、洋油、洋蜡、洋铁、洋酒、洋火、洋碱、洋灰、

洋镐、洋钉充斥大小店铺，并流向中国内地。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8个国家在昆明设领馆、开洋行。洋人们也入乡随俗地戴着瓜皮小帽，套着长衫马褂，一摇一晃地夹在人群之中。城边地带则盘踞着大大小小的马店，来自全省各地的马帮络绎不绝地把各种货物驮出驮进。到后来，日本入侵中国占领东南亚，昆明城的居民则变得复杂起来，大街小巷里的美国兵和北平来的学者，南京来的政客，上海来的老板、广东来的商人、全国各地来的士兵，与本地居民混在一起，在昆明绿色而湿润的世界中享受着四时不断的蔬菜瓜果和烂漫的山花。

昆明作为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民风民俗中稻作文化的浸润，比比皆是，从民居建筑、城市格局到日常服饰、饮食交通、生活禁忌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并且为世界民族民俗文化学者所关注。昆明文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少数民族特色突出。昆明具有云南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的悠久历史，文化特征多元。在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由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的时期有1300多年，这还不算元、清两代的蒙古和满族中央政权的统治。因此，文化上的非汉族元素较多。历史上，昆明又是先知佛而后知儒的城市。释儒同尊，以佛的宽容平和接纳儒的入世和功利，以致市井之中也多知命达观之心而少怨天尤人之气。温和求实而不妄动，成为昆明文化的基本特征。而这些也在我们的丛书之中有所反映，希望能对

有关的研究有所补益。

作家戈叔亚和王继锋都是出生和成长在昆明的外地人，惟其如此，他们对昆明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感悟和认识就来得客观和真实，既无乡土作家的“爱屋及乌”，也没有外省客居作者外审文化的心理隔膜，由此二人为本丛书撰文，实是昆明名城文化建设的一大幸事，特此致谢。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使读者具象地认识昆明的历史和历史上的昆明，通过这具象的历史和历史的具象，感悟中国的历史，解读出自己前辈父兄们挂记在历史图照中的心曲，解读出历史在这些照片中留下的印记。

王继锋
2001年7月于昆明